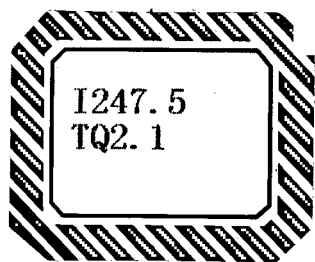


風雨深圳

田青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风雨深圳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深圳/田 青 著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.1

ISBN 7-5059-4645-5

I. 风… 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II. 1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62080 号

书 名	风雨深圳
作 者	田青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云
封面设计	语林
印 刷	广东省商业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207 千字
印 张	6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二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645-5/I.2615
定 价	26.80 元

(一)

深圳的远山那边有个南湾村。张国军是南湾人，他苦读了六年书，今天背起行装踏出深圳中学的校门，远远地远远地三步一回首地望望那庄严肃穆的校门，怀念那可敬的老师，眷恋那优美的校园：多少个深更夜读，多少个寒暑春秋，多少次笑语喧哗；班主任那脉脉含笑的笑脸，同学们欢歌拥抱的情景，这一块育他成长的土地，多么难分难舍呀！张国军心里默念着：可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，我决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我要把故乡建设成为美丽富饶的乐园。

七月的阳光普照着大地，七月的熏风吹送着花香。张国军背着行装走在广阔的大道上，昂首阔步，放声歌唱。

张国军长得标而俊秀。他的文笔潇洒，数学一流，男同学称他是“鲁迅”的门徒，女同学叫他是小说“野火春风斗古城”里的杨晓东，有的人还呼他“靓仔军”。靓仔军为人诚实，能言善辩，十六岁入团，十八岁入党，是共青团总支书，今年高中毕业了，按他那优异成绩，定能进入高等学府，可他毅然离开亲爱的老师和同学，回乡务农。

张国军顶着烈日，走了半天，踏入家乡的山门，山是高山，路是小道，脚下一条小河潺潺流淌着。

“叻仔军”突然后面有人叫他。

张国军在家乡，乡亲们叫他“叻仔军”，“叻”是广东人对聪明人的称呼，张国军一听是乡音，他回头一看，是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子骑着单车向他赶来。这个白白胖胖的人，是他家的邻居，名叫张宝权，在县城的糖烟酒公司当售货员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他回家探望妻子女儿。

“权叔，你回来了。”张国军站住说。

“今天是我的休假日，半年没回过家了，今日回家看一看。”张宝权跳下车说，“叻仔军”，小路不好走，我背你从西边的大路回家去。

张国军的家在南湾村，跨过这座山就是他的家乡。按张宝权说的西道好走，然而要走一个钟头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。

“权叔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我们走小道，路程短，不用半个钟头就能家，还是走小路好呃。”张国军说。

“叻仔军，小道有一段路要走河道，又要爬山坡，还是走西道的好，”张宝权说。

“权叔，两人走路有情趣，我帮你把单车扛过河去。”张国军说。

“好，你的行李放在我的车架上。”张宝权说就此，他们一前一后往后山沟处去了。

深山幽谷，山路三尺宽，山沟底下的小溪石砾凌凌，清泉潺潺流淌着，山寂无人，三几声布谷鸟打破深山的沉寂。山路一起一伏，眼前一道深谷，前面是河道了，张宝权止步，把单车架起，弯下腰去脱鞋。

“权叔，你的脚白嫩，溪里石砾凌凌，你走不动，我背你过去。”张国军撂下背上的行李说。

“叻仔军，我足有百捌磅，你能背得动吗？”张宝权笑着说。

“在学校搬运粮食时，贰佰斤一包的米我能扛得起来。”张国军弯下腰说。

张国军把张宝权背过河去，又拐回来扛单车和行李。

“叻仔军，你力大聪明，今后定有出息。”张宝权接过单车说。

张宝权推着单车往前走，张国军紧紧地相跟着。拐了一道弯，前面是一个高坳，举头高望，足有六十度角，坳顶，两山衔接，走的人多了，踩出一条深沟，把两山切断，站在坳顶望去，峭壁垂下，足有十丈高。坳顶只能两人挨肩而过。张宝权推着单车往上攀，张国军在后面用力推，一手还顶着张宝权的屁股。张宝权像头肥猪似的气喘吁唏。他们好不容易爬上坳顶，张宝权扶住单车站着，满头大汗，恨鼻子只长两个孔。

“鬼地方，我们的祖先为什么选择这个鬼地方落户，今后我有了权，定把儿孙迁出去。”张宝权气呼呼地说。

“权叔，你看，我们的家乡多么秀丽，有首歌唱道：谁不说俺家乡好。”张国军指着山下的村庄说。

山坳下有个村子沿着山坡修建，座北朝南，绿树掩映，山坡下河边翠竹绕村庄，流向远远的西山。这个美丽的山村就叫南湾村——张国军的家乡。

“唉！不是我的妻子儿女在家，我永远也不回来这个鬼地方。”张宝权喘着粗气说，“叻仔军，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没有出息的地方落户呀？唉，我那个没出息的儿子与你一起进学堂，至今还在家乡读小学。你是个叻仔，你的前程万里，你定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，远走高飞呀。”

“权叔，富有富的贵，穷有穷的好，子不嫌母丑嘛，天黑了，我们回家去。”张国军说。

下坡如滑梯，张宝权扶住单车，欲下又止。

“权叔，我拉住车尾，慢慢下吧。”张国军说。

他俩慢慢地慢慢地往下一步一步走去。因为张宝权身重脚笨，张国军在后面再也拖不住，“沙沙沙！”张宝权连人带车如同狮子滚球似的往下翻滚。张国军身轻手脚灵，三脚两步追下去把张国权抱住。

“权叔，有无受伤？”张国军关切地说。

“唉哟哟！我的膝盖破了呀！”张宝权惨痛地抱住膝盖像猪嚎似的。

张宝权的腿上鲜血直流。张国军在路旁摘下一撮青草药在嘴里嚼烂后，吐在掌心，轻轻地为张宝权敷上。膝上的血止住了，可是，张宝权的脚扭伤了，一动便揪心的痛。

“权叔，是我不好，叫你走近道，跌得那么惨，我背你回家去”。张国军沉痛地说。

张宝权欲站起来，“唉哟哟！”又一阵惨叫，跌坐在地上。

夜幕降临，山野一片寂静，深山传来阵阵的野兽嚎吼声，打破山野的沉寂。

张国军慌张了。

“权叔，来，我背你回去。”张国军弯下腰说。

“我的单车怎么办？”张宝权说。

“我把你抱上车尾架，我推也要把你推回去。”张国军说罢把张宝权吃力地抱起，轻轻地放在车后架上。

张宝权体重身笨，加上脚伤，天黑路小难行走，张国军艰难地摸着向前推动，单车一震动，张宝权双手抱住张国军的肩膀叫爹又喊娘。好不容易，张国军才把张宝权送回他的家里。

(二)

张国军回到自己的家。

他的家，除国军外，还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女人。老的五十开外，粉白的脸蛋，腰纤身直，坐在地上摘花生。看上去，她年轻时是个漂

亮女人。而现在的她，心事重重似的脸上没有一点笑意，她就是张国军的妈妈，少的是张国军的妻子玉娟。

说来话长。张国军三岁时，他的父亲因病早逝，母亲含莘茹苦带着他。小国军孱弱多病，妈妈日日背着他四处求医拜佛，妈妈一见人便诉着苦：“养大他，我被他打都甘愿啊！”

女人认命。

母亲相信仙姑神婆。一天，母亲背着病情危殆的国军去求仙。

仙姑说：“国军的命是水，水去不复回，故此，他一生下来多灾多难，有找逝父之可能，然后跟着他而去。”

母亲一听，心里震惊，说：“仙姑，你真灵啊！国军的爸爸去年就去世了。”母亲泪如雨下地说：“仙姑，请伸出玉手，救救我的孩儿。”

仙姑双手合着依在鼻梁下，双目紧闭地喃喃自语：“阿弥陀佛，有何妙法救救弱儿？”接着又“喔喔喔”地喉咙格响，久久地久久地对国军的母亲微弱地说：“孩子有救了，给他配个小妻，长命百岁。”

仙姑给配些草药，又给了一瓶“仙水”，嘱咐母亲好好喂国军喝。母亲千谢万谢，背着国军回家了。

母亲回到家里，她给国军饮了“仙水”，又给国军吃了药。一天两天，国军还是那样，饭不吃水不进，奄奄一息。母亲抱住国军战战兢兢地滴着苦泪，在悲切中猛想起仙姑说的话：“要给国军娶个妻子，才能长命百岁。国军呀！妈妈命苦呀！今天是新社会，谁愿做你的童养媳呀？”妈妈默念着。眼看国军快要死了，妈妈哭得天也旋地也转。正在这时，妈妈的妹妹带女儿玉娟来探她，妹妹一进门看见姐姐泪流满脸的惨状，飞扑上前抱住姐姐就哭开了。

“姐姐呀！国军病得那么惨，为什么不带他去看医生呀？”妹妹哭着说。

“妹妹呀！仙姑说：国军的命是水，水去不复回，要给他娶个小媳妇，才能长命百岁。今天是新社会，谁愿意当他的童养媳呀？国军只有等死了。”姐姐失望地说。

“姐姐，玉娟比国军大三岁，可以结成夫妻。”妹妹说。

“妹妹，玉娟和国军是俩表兄弟，怎么能结成夫妻？”姐姐说。

“两表成亲多的是，为了救国军一条命，我愿意把玉娟许给国军做夫妻。”妹妹说罢转向玉娟，“玉娟，姨妈爱你吗？”

“爱”。

“姨妈有多爱？”妈妈说。

“好爱好爱”玉娟说。

“你喜欢在姨妈家吗？”妈妈说。

“喜欢”。玉娟点点头说。

从此，玉娟留下来了。

七岁的玉娟精灵可爱，烧饭做菜，拾柴割草样样会。妈妈很疼她。

说也怪，自从玉娟留下后，国军吃了一些草药，病情渐渐有了好转，不久国军的病痊愈了。玉娟带着国军到处玩耍：村外的小河旁捉蜻蜓，山上的树林里抓鸟蛋。村上的人赞不绝口，妈妈喜在心里笑在眉梢上。

玉娟读书了，小国军也跟着去，他坐在玉娟的两腿间。同学们念书，小国军也跟着念书，很多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。国军入学了，玉娟体悉姨妈的辛苦，她毅然退了学，帮助姨妈干活。村上的孩子们笑国军和玉娟是小俩口，初时，国军以此为荣，玉娟更以此为乐。他俩渐渐地长大了，玉娟出水芙蓉似的长成了一个姑娘模样。国军也知人性了，他和玉娟渐渐疏远了，心中有说不尽的苦衷似的。

国军读书勤奋，科科名列前茅，人又长的俊俏，女同学叫他“靓仔军”，男同学叫他“华罗庚”。

张国军长到十六岁，妈妈喜在心里笑在脸上，为了验证仙姑的话，让国军长命百岁，决定完了国军与玉娟的婚事。妈妈征求她妹妹的意见，妹妹喜不自禁，姐妹俩筹集资金，办了十八桌筵席，办完了国军与玉娟的婚事。

话说国军对这场婚事，他的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妈妈流着眼泪把他小时候的病情，求仙拜佛的事诉说了一遍。这已数不清是一千遍

还是一万遍了。张国军同情苦命的妈妈，自己远离家乡读书，家里有个玉娟陪伴，好让妈妈安心活下去，便违心地同意了这场婚事。

洞房之夜，国军流泪，玉娟也流泪，两人直坐到天亮。

翌日，国军辞别了妈妈，背着书包上学去。他来到学校，如鱼得水，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遨游，把家中的不幸婚姻忘得一干二净，可是他假日回家，见了表姐玉娟，心就如大石压住。

“国军，玉娟又靓又勤快，妈妈不是玉娟关照，早已骨头打鼓了。”妈妈说，“以我传我，传宗接代，这是人的本能嘛。”

“妈妈，接代要能光宗耀祖，如果我和表姐一起生下的后代，不是白痴，就是嘴鼻凸，这样的后代送给我也不要。”张国军沉痛地说。

故此，张国军回家里，去找同窗夜宿，从没进过玉娟的房间。

今晚，他毕业回家，看见年迈的妈妈，生出一片同情之心，但一见玉娟，脚如铅堕，立在门口一动也不动。

“国军，你回来了。”妈妈一见国军，如同天上跌落月似的迎上前去。

“唔”。张国军只是喉咙响动。

“玉娟，还不来接国军的行李？”妈妈高兴地说。

正在做饭的玉娟一听，抬头望去，双手在围裙上抹了又抹，然后轻步迎上去。

“国军，你回来了。”玉娟低着头说。

“唔”国军沉雷似的哼了一声，拿着行李直往屋内走去。

玉娟站在门首上直流泪。

“国军，玉娟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她？”妈妈说。

玉娟听了，扑入自己的房间里，放声痛哭了。

说国军无情吗？他是个多情的男子，只因他不满这场婚姻，他恨那仙姑神婆的鬼话，恨妈妈鬼迷心窍，中国的农民呀！有多少还被那鬼神统治着，他们为鬼神活着，时刻让那鬼神支配着。

“我不信我活不成，我要离婚！”张国军忿忿地说。

“玉娟是我的命根子，没有她，我就活不到今天。”妈妈哭着抱住

国军，“你要与玉娟离婚，你先要了我这条老命呀！”

张国军听着妈妈在悲哭，他的心软了下来，饭也没有吃，走进房里和衣倒床就睡。

玉娟听了国军要和她离婚，疯狂地往野外扑去，夜沉沉，风潇潇，妈妈“玉娟呀！”地呼叫着奔来了，她捉住玉娟的手，左劝右解，玉娟才走回屋里去。

这一夜，国军与玉娟屁股对屁股，背靠着背。国军面壁而泣。玉娟泪洒枕巾。

(三)

早晨的太阳从东山升起，照得南湾村一片金辉。

“曾生司令来了！”

“曾生司令进村了！”

村民奔走相告，全村喜气洋洋。

南湾村是老游击区，她为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曾生司令曾带领东江纵队驻扎在南湾，村民配合游击队抗日，曾司令与他们结下了鱼水之情，今天，曾生司令率领东纵老战士回家，村民无不欢呼雀跃。

张国军起了床，看见村民们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簇拥着一位老者往山坳而去。老者指点江山，开怀大笑。

张国军三步两脚赶上前去。

“这个老者是什么人？大家这么热爱他。”张国军问身旁的人。

“他就是当年在我们家乡打游击的曾生同志，他日理万机，还忘不了我们老区。”一个群众说。

“啊！他就是曾生司令！”张国军惊喜地迎上前去。

村支书记张南山偻着曾生司令话常。一个四十开外的矮胖子扶着曾生司令往前走。

“天胆仔，山那边说是我们东江纵队的司令部，那年不是你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。”曾生司令摸着矮胖子的头说。

“天胆仔？他就就当年的游击小英雄——天胆仔！”大家一听，睁着惊奇的眼睛异口同声地惊呼着。

说起天胆仔的英雄事迹，南湾村无人不知晓。

一九四三年——

天麻麻亮，四路日军向东江纵队的司令部进发。情报站长刘洪接到情报，他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口里喃喃自语：“四路口军围剿司令部，飞机也来不及把情报送上呀！”刘洪站长在黑暗的茅屋里踱来踱去。突然，他像发现新大陆，走到暗角的茅草窝旁边，轻轻地蹲下，茅草床上睡着一个十三岁的孩童，他额宽口圆，睡得甜糊糊的，脸上微微地笑着，正在做着美梦。刘洪轻轻地摸着他的蛋，不忍心地把他叫醒，心想：像他们这样年龄的孩童，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多好啊！可恨的那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，造成了千百万儿童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

“小牛小牛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”刘洪不忍心地把小牛叫醒。

“站长，有任务吗？”小牛警觉地站起来。

“把衣服穿好。”刘洪拾起茅草窝的衣服递给小牛。

小牛迅速地穿好衣服，把牛绳别在腰间，又把牛口罩套上，十足一个南方的放牛娃。刘洪看着小牛的模样的，紧张的脸上显出了笑意。

“小牛，日军四路进攻我们的司令部，你想尽办法走在日军前头，把情报送到司令部去，”刘洪递给小牛一张小纸条说。

“是，队长，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。”小牛说罢接过纸条箭一般地向野外飞奔而去。

刘洪站在门口，看着小牛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，他喃喃自语地说：“有他在，任务一定能完成。”

小牛手执牛鞭，腰挎牛口罩，吹着口哨，往山那边飞跑。

天亮了，日本鬼子在前头跑，小牛在后面赶。

东江纵队的司令部没在南湾村的山坳那边，山下一条清溪流淌着，溪边站满洗衣漱口的游击战士。眼看日本鬼子快要围上去了。

一道山谷，鬼子走南坡，小牛走北坡，你走我赶，小牛还是赶不到日本鬼子的前头去。

“曾生司令啊！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你夜宿山头，喝的是山泉水，吃的是草根，日理万机，你多么可亲可爱呀！”小牛想起曾生司令那慈祥的笑脸。“飞机也来不及呀！”

“枪声枪声，现在有枪响，枪声传到曾生司令的耳朵里，多好呀！”小牛边跑边喃喃自语着。

“同志们，鬼子来了呀！准备战斗呀！”顿时小牛乱飞乱窜，大叫大嚷。

南坡挺近的鬼子一听，马上像潮水般地卧倒，宛如天光老鼠似的四处张望，看见小牛在北坡上乱跑乱窜，大叫大嚷，叽哩咕噜地架起机枪，枪口对准小牛扫射。

“砰砰砰！”小牛飞到哪，子弹落到哪，雨点般的子弹射在小牛的前脚，掀起阵阵尘烟。

“大娘大娘！”小牛看见前面两个女人往前跑，老的挑着一担松枝，小的年约十岁，肩扛一把长柄钩镰走在前头，小牛连声叫着。

她们一听，回头望去，大娘急向小牛招手道：“小同志，快快快！”小牛急步上前，气喘吁吁：“大娘大娘”！

“小同志，有大娘在，你放心。司令部那边听了枪声，他们可以转移了。”大娘说。

“大娘，你是地下交通员？”小牛惊喜地问道。

“南湾村，人人都是地下交通员嘛。”大娘笑笑说。

“唉哟哟！”小妹妹突然惊叫。

“小芳，什么事？”大娘惊慌地问道。

“吁吁吁！”小芳指着小牛脚，惊慌失措地结结巴巴。

大娘一看，小牛脚上鲜血直流。

大娘弯腰掀起小牛的裤脚看罢，轻声说：“小同志，一点小伤，不要怕。”

大娘脚灵手巧，她在路旁摘下一撮青草，迅速地放进口里嚼烂后吐在手心上，又在自已的衣上撕下一片衣角，轻轻地把小牛脚上的血迹抹干，然后把草药敷上。抬头一看小牛，看见小牛的腰间凸凸的。

“小同志，还挟着枪干什么？我们还处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，枪声不断，鬼子还在呱呱地叫，好危险呀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娘取出小牛腰间的物件一看，它不是枪，原来是一扎牛绳。

大娘把牛绳解开，拿过小芳手上的长柄钩镰，把牛绳系在钩镰的上端，递给小牛说：“小同志，你扛着它。小芳，遇上急事，你叫小同志哥哥。”

“唔”小芳点点头。

“一切听我指挥，走！”大娘挑起松枝说。

小芳前头引路，小牛扛着钩镰走在中间，大娘挑着松枝压阵，十足一家子。

“砰砰砰”！枪声又追了上来，鬼子“叽哩咕噜”乱叫着。

小芳，听我的，小同志，要镇静。大娘给俩小壮着胆子说。

“不准动！”他们刚出山门，三个鬼子端着寒光闪闪的刀枪堵住他们去路。

“死了死了的，给我带路。”马面鬼子神恶煞地吼道。

“肉心肝呀！我的肉心肝呀！”大娘撂下担子，紧紧地抱住小牛哭着，“先生呀！不要吓坏我的儿子呀！”

“哥哥呀！我的好哥哥呀！”小芳抱住小牛的双腿哭得更加凄惨。

“死了死了的。不是的，我要你的脑袋。”鬼子揪住小芳的辫子说。

“不是的，他是土八路的。我要杀了你，说的有偿的。”另一个鬼子把寒光闪闪的大刀架在小芳的脖子上威吓着说。

“哥哥呀！我的好哥哥呀！”小芳呼天抢地哭着。

“死了死了的。”马面鬼子把小牛一推说，“小姑娘的，有无看见土八路的？”

“我和妈妈、哥哥拣松枝，看见一个土八路往那里跑。”小芳一手抹着眼泪一手指着深山说。

“捉不到土八路，回来要你全家的脑袋。给我追！”马面鬼子喝令道。

“砰砰砰”！三个鬼子兵端着枪边打边往深山追去了。

“大娘、小芳！”小牛抱住大娘泪流满面。

“小同志，鬼子还在搜山，快去！”大娘说。

小牛含泪告别大娘母女俩，三步一回头地张望着。

“小同志，请代我向曾司令问好，快走！”大娘站在高坡上挥着手说。

“同志哥，常来南湾村教我们唱《大刀进行曲》吧。”小芳挥着手说。

母女俩一直望着小牛的影子消失在山坡下。

司令部听了枪声，早已安全转移了。

日正中天，大地烤得像蒸笼一样。小牛完成了任务，他来到一个山坳的茶寮歇息。

“茶寮伯伯，有没有好茶卖？”小牛进门就叫。

“小牛同志，请坐，待我冲一壶靛山茶给你喝吧。”茶寮伯伯说罢走进里间去取茶叶。

“砰砰砰”！山腰下又响起枪声。

小牛一听，走出门外往山下一望，一队鬼子兵像挖了洞的老鼠似的四外逃窜，我们的部队在后头紧紧追赶。小牛咬紧牙关地摸着腰间，心想：如果我现在有枪多好呀！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似的，马上拐回茶寮去，伸手去取架上的炮

竹，不够高，搬了一只木箱站上去，手忙脚乱地取下炮竹，又拿上火柴和一只大饼罐便往外跑。

“小牛小牛，游击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你偷我那么多炮竹，快还我！快还我！”茶寮伯伯赶忙上前抓住小牛的衫尾央求道。

“茶寮伯伯，你看。”小牛指着山下说：“日本鬼子上来了，不要说你的炮竹，连你的性命也难保住啊！”

茶寮伯伯一看，黑压压的一队日本鬼子正往山坳窜来，他吓得像堆烂泥似的坐在地上。

小牛抱着炮竹和饼罐直往山峰攀登。他登上山峰，迅速地把炮竹点燃，再罩上饼罐。

“咯咯咯！咯咯咯！”如同机枪狂吼。

这个小山峰打一阵，又飞到那个小山峰去打一阵，来回不断地打。

“咯咯咯！咯咯咯！”

“冲呀杀呀！”小牛边放炮竹边高叫着。

“冲呀杀呀！”茶寮伯伯也搬来炮竹助威了。

山下的日本鬼子听了山上的火力如此猛烈，觉得前进无路，后退无门，便抱头东串西躲。大部队集中火力，全歼了乱窜的敌人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上山去，看哪个兄弟部队协助我们作战。”曾生司令望着山上说。

曾生司令带着队伍攀上山峰，见一个放牛娃站在山崖上，身旁伴着一位老者，一老一少甜甜地笑着，任南风吹拂着。战士们看着地上散发开的炮竹纸屑，目瞪口呆。

“小牛，是你！”曾司令抚摸着小牛的额角说，“天胆天胆，真是个天胆仔。”

“天胆仔，天胆仔。”战士们欢呼着，把小牛高高举起。

从此，“天胆仔”的英名四处传扬，激励着军民们英勇杀敌。

“啊！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小牛——天胆仔咯，南湾人永远忘不了你。”村民们欢呼着。

(四)

“天胆叔叔，再给我们讲讲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故事吧。”一群青年围上来说。

“嘿，你们真幸福，我们这一代够苦了，往事不堪回味。”天胆仔深沉地说，“曾司令曾经率领我们在这里战斗，枪林弹雨都打不死，差点儿死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里。唉，南湾还是过去南湾的样。”

“天胆仔，我们到部队窝去看一看。”曾生司令颇有感触地说。

部队窝是个无名的山窝，它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成了东江纵队的宿营地，就是当年天胆仔巧送情报的司令部，战士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部队窝。同时又是抗日战争时期卧虎藏龙之地，郭沫若、茅盾、邹韬奋等文化精英由香港回国抗日时，都在这里住过。部队窝是南湾人民心中的骄傲，它激励着南湾人民奋勇前进。

大家跟着曾生司令爬上昨日张宝权翻坡的坳顶，坳的一旁还残存着茶寮的痕迹。天胆仔走上前去，深情地抚摸着一张残存的石凳。

“茶寮伯伯呀！多少个伤病员在你温暖的怀抱获得新生，多少次寒风刺骨之夜你伴着我送情报。你是游击队员之父。茶寮伯伯呀！你现在在哪？”天胆仔望着郁郁苍苍的青松翠柏呼唤着。

“天胆仔同志，当你用炮竹消灭了敌人以后，鬼头仔告密，敌人把茶寮伯伯吊在这棵古松上，用机枪淋，用冲锋枪扫，把茶寮伯伯打提尸骨无存，多惨呀！”一位老者望着身旁一棵高高挺拔的苍松说。

“南湾人民为游击战争作出卓越贡献，茶寮伯伯就是一个典型，我们子孙万代怀念他。”曾生司令说，“唉！我想不到此路还是打游击时代的样子，天胆仔，你是管公路的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国家穷，国道都顾不了，那能顾得上此穷村小道。公路工区有一批炸药，我只能批一点给南湾人炸石开路。”天胆仔说。

“天胆仔，你就先批一吨炸药嘛，给南湾人炸开一条道。”曾司令说，“你对南湾的人有感情，对南湾的一草一木都熟悉，你还年富力强，我向县委书记建议，

把你调到革命老区来当个公社书记,好吗?”

天胆仔笑笑说:“我先批给南湾一吨炸药,村支书,你派人去沙头公路工区取货吧。”

“天胆书记,我代表南湾人民感谢你。”村支书激动地说。

“我还未到家,你就叫我官爹了,今后叫我牛叔最亲切。”天胆仔说,“我们去领炸药?”

“路那么长,今天赶不回来,明天我派人去取。”村支书说。

“书记,沙头的地方我很熟。党对我们这样关怀,我带一帮年轻人去取炸药吧。”张国军激动地站出来说。

“我们村连手推车都没有一架,这么多炸药,怎能把它拉回来呢?”村支书说。

“游击队员靠两条腿,靠小米加步枪消灭敌人,解放全中国。现在我们有了炸药,向高山顽石开炮。青年们,为了改南湾的面貌,为了子孙万代不再爬山越坳,谁跟我去,我们要趁热打铁,那些炸药就是用肩也要扛回来。”张国军激动地说。

“我去!”

“我去!”

在村支书的女儿张美容,张宝权的儿子张庆元等人响应下,一下子站出了几十个男女青年,争着去沙头搬运炸药。

“年青人,好样的。”天胆仔拍拍张国军的肩膀说,“你们不要用肩扛,我批给你们六部上游车,一吨炸药便可推回南湾来,我带你们去。”

这批学生娃雄纠纠,气昂昂,他们跟着天胆仔向山外走去。农民出身的父母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躯,虎气生生,活泼可爱,他们爱山爱家乡,是一支建设山区的新生力量。

文化最高的是张国军,他是这队学生娃当然的领袖。初中毕业的有五名。美容是村支书的女儿,她是南湾的一枝花,瓜子脸儿,柳眉凤眼,苗条身姿,长得如花似玉,村中的小伙子见了她,宛如蜜蜂见了滴着蜜汁的荔枝花,纷纷飞去采摘。可她心中早已有了心上的人儿。然而,美容见了,又爱又恨,爱的是他的俊秀和他的学识,恨的是他那个无知的妈妈早给他娶了妻子。他是高山顶上的一朵云,可望不可摘,只好成为梦中的情人。美容见张国军决心;回乡务农,她坚定跟他走这条道,所以张国军一声号召去扛炸药,她第一个站出来响应。

张庆元;矮胖坚实,踏地有声,他读了十二年书才高小毕业,有人叫他人头

猪脑，可他干农活却是第一流，在学校不但是个体育健将，还是个难得的搬运工，学校最重的物件他三下两下就搬完，他为人耿直，老师和同学特别喜爱他，今年他高小毕业，他的爸爸张宝权为了光宗耀祖，要他继续升学，他却下定决心在家务农，张宝权只得望洋兴叹。

“我能扛它一百五十斤炸药回来。”张庆元第二个站出来响应张国军的号召。

南湾村民望着这伙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向着山外而去，默默地念着：我们村里有这些英姿勃勃，有知识，有志气的年轻人，大有希望了。

天胆仔率领南湾的年轻人走出山门，就是一道坦荡的公路。此刻，西边开来了一部崭新的大客车。天胆仔举手一招，客车“咔嚓”一声停下了，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挤上车去，他们互相争着座位，有的抚摸着黄橙橙的皮垫子，久久地久久地才坐下去。张国军看出他们的心思。

“兄弟姐妹们，天胆叔叔带我们去取炸药，为的是让南湾人能坐上汽车，为的是改变南湾人世世代代爬山越岭的景况。”张国军说。

“山人人瞧不起我们山里人，有女也不嫁山里人，还编了山歌。”张宝庆说着便唱了起来——

南湾山村衰地方
崩岗坍圮得人狂。
条条都是鸬鹚路，
孤家寡人帮打帮。

“高佬庆，像你那么高那么靓，又有文化，还愁娶不上靓老婆！”张庆元说。

张宝庆足有一米八高，人人叫他高佬庆。他在学校的时候，有个如花似玉的靓女与他形影不离。有一天，高佬庆把那位靓女带回南湾来。那靓女一见南湾山高林密，随处可见野兽出没，天还没亮便夹着尾巴跑了，从此，那个靓女见了高佬庆像见了瘟神似的远远避开。

“矮仔元，我这个高佬都要不上老婆，你这个矮胖子就更难于上青天罗！”张宝庆说。

大车开动了。

张宝庆说罢引得年轻人捧腹大笑，倒的倒卧的卧了。张美容推推身旁的灵秀，灵秀抬起俏眉秀目看看张庆元，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。灵秀身姿弱小，她是张庆元的心上人。她从没离开过家门，今天，她被年轻人的气浪冲击着，毅然跟上出门去，心想：有他在，什么也不怕。